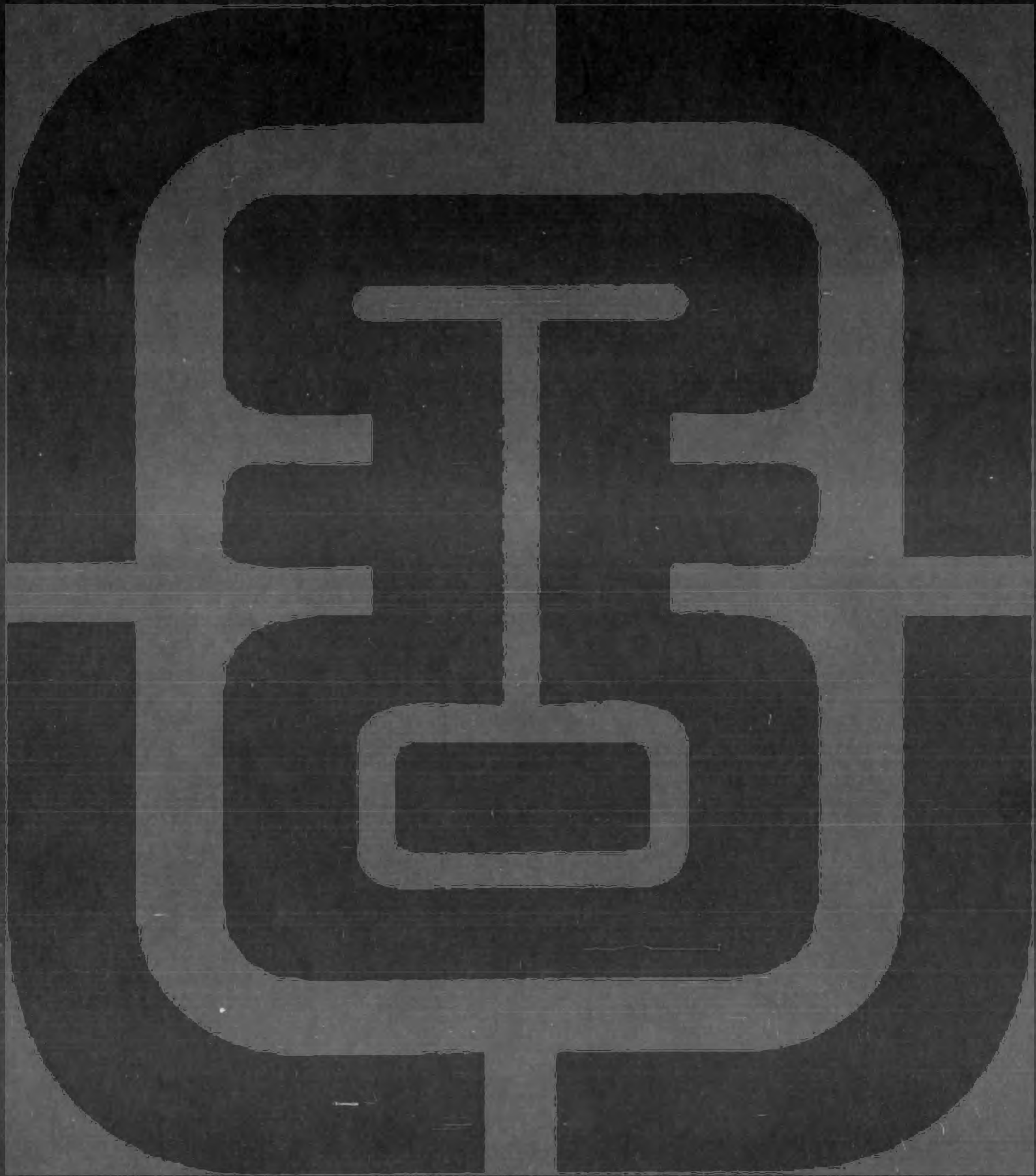


十一
0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八卷

學六

知行

言行附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終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

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歟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集覽
公羊傳京大也師衆也蓋大衆所居故以名天子之都也○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窮理格物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

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九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及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勉而行求仁爲近

和靖尹氏曰觀理須要通會得一件便與行一件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

一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中庸說學問思辯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問須是先知後行否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捨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又曰操存與窮格不鮮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良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警覺又自能常存自

然光明矣○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以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總見成兩處便不得○思量義理涵養本原○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纔覺得便收將來又之自然成就非謂截然今日為始也○人之為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既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纔覺晴被日頭更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又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此小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日在這裏面便意思有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日間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此

一物
懸空
中

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正如亢旱不能
得雨相似也○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
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
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仰則左
昂左仰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人須做工夫方有礙初做工夫
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事只如居敬窮理兩事居敬是箇收斂
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
孰特則自不相礙矣○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
助○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
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
壁身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

外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
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
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
各做一事亦可涵養則雖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
到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
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
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雖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見不可謂
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
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
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私已外不牽於俗習
此又難也○程子言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識

得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得
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已方是已物也○問大抵學便要踐
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之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
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
仁以行之○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而
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廣而充
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
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
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
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易文言
所謂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
孩提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
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

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及
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

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畧已小

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而致其知矣致知云者因其

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

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
之深而行之大

也者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

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

然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

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

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

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濳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后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豁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一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罕不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

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但不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謂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實行而已○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

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
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
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
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
處不會用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
南軒張氏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辯
皆致知之道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
至微也○答呂晦叔書曰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
一箇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
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
且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據所與知者為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

若至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著所施而
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先去
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于室想象致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
也元晦所論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則莫由
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確為之此謂之知常在先
則可也○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
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
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
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
溫夏清昏定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
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方則知愈有所進以

性理大全卷之四
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
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
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
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
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
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
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魯誅
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捨為狂而况下此者
哉○問呂伯恭說近日士人只務聞見不務踐履須是去踐履上
做工夫曰此言雖好只是少精神須是致知力行互相發明始得
若致知將人欲做天理亦不可知安知所謂私而去之須是知

而後能行行而後有所知互相發明亦可○問聖門當學誰曰學
顏子為有準的顏子為人聖人教之不過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
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又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
行耳果能致知力行又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從此
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真箇到山上則許多景致自見
得不待先說也○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
然貪高慕遠終恐無益

勉齋黃氏曰蓋嘗求其所以為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天
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脩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
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辯者知之事篤行者行之

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墮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與知與行者學之途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與○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

聖賢
啓悟
原字

則言遠之則凶一緊要一著只此得篤行得力耳

魯齋許氏曰程子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九行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為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程子曰聖人之言冲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以下論○聖人之言

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道

四

學

德盛者言

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問人言語默然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翳翳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亦也。聖氣質亦方是有功。德盛者言傳文成者言亦傳。九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為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誠不至也。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九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張子曰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凍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大鐘鼓扣之然後鳴

鐘言金鞞人不以為異也補註

安上林賦曰金鼓迭起鏗言鏗鞞鏗言鏗鞞

有鼓人春官有鐘師皆掌鐘鼓者而無所謂鞞人也。扣擊也不扣而自鳴尤人不曾問而乃與之言也。扣之而不鳴猶人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也。若不扣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五峰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故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行慎則能堅其志言慎則能崇其德。

迺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能耳

鸚鵡按洪武韻鸚鵡能言鳥產嶺南亦作鸚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駁辭

心言和則言順理

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然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内外表裏昭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觀言以知其心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偽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變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變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偽哉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人之學非原有差只為不知之故遂流於不洞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其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卑則人不能以藥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然後肫然自有悟處○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凡人於事有少自快

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至於窮理切功焉而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問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善學者取諸身

子曰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知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踰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辯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鋤石來喚作黃金辯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

經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

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鑊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

蹈鼎鑊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

無異於鼎鑊鑊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

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鑊阱則人孰有為不善耶若夫物格

而知至則即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

集覽目無全牛莊子養生篇庖丁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如火之熱知

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曠此知不可亂也知之

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孝言鬼神

君子之知至

至者以致知格物為

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
以隨俗斷誠以稚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
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
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朱子曰為學先要知得分曉○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

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

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問致知涵養

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

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

學聚問辯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為學

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

性理大全卷之四

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
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靶上
志在靶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
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
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口是知不切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即且
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使只是自家底
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
檢○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
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
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

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問窮理莫如隨事
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於爲過而終陷
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
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真曰却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問程子
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可除一句曰如此方始是不
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
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
○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其如今雖便靜
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問或有只教人踐履者曰
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

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
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
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
友不得信不信○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
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窮理以虚心靜慮為本而今看道
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為物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
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
那箇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理不是
在前面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
譬如脩養家所謂金和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集覽
龍虎東坡忠林云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為心坎為腎龍者求也
精也血也出於腎虎者氣也氣也出於心真人曰正坐慎

無息以久則丹田滋而水上行火為水始執必從入所謂龍從火
裏出也旬日外腦滿而腰足輕常捲舌上紙懸離久則求下入口
無息直至丹田又則化為○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
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段窮教
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為之總會者心也○今之學者自是
不知為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
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
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
理自是常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編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
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
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
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是非至理○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說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此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為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粗○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直看儘入深儘有在○道理

柳子
不交
韓

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亭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著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却好定著精神看一看○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若於上面添此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摩為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

思索
如穿

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一作義之細密若拘滯於文
 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
 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口是你自家所見去聖
 賢之心尚遠在○自家既有此身便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
 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此子因引程子言如
 行兵當先做活計○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
 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
 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為
 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
 所以貴窮理也○務及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
 袂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不病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

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
 不繆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統明彼即
 曉此○須是事此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靜事上有箇道理一毫
 不然便是欠缺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
 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世上萬般皆下品若
 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底敗這一沒緊要處只在先明諸
 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
 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
 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要專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
 為忠信推此類通之來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問所謂窮理不
 知是反已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

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
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
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歟道理不知物
上道理誰去窮得○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
却窮那箇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
得到底方始是問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
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九事事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
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
各有一至極道理又曰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
之理皆不出此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未嘗隨事以觀
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

明○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作等閑須是
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無一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
錯了○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
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
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仁敬亦然凡道
理皆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守踐履便了
又曰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
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如
爲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真知是決然
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
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着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

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
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
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
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
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
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
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
去樂可求之不已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
徹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
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
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

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
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
來看恁地將久自然鮮透徹這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
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
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其所見所言又非自
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
真實如此○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
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
速不得也○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
然亦豈可盡畧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

世學大全卷之六
道學綱目
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不皆窮理也
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
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乎與古人背馳也若
欲盡舍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
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
走於途其不比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道理無形影唯因事
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
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
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
得幾句都不會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
也○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

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己○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
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便是信○
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
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
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
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
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象山陸氏曰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勞
驅除真知之却知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辯明其未
知處耳

勉齋黃氏曰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

性理大全卷一
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繞繞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
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
不免於自欺也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往往寡欲則知無不
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爲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
是心常存在方可所以有寡欲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問伊
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到又云格物
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
如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曾顏不敢如此道晦翁去日格一
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著玩索日格一物豈是只格一
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即明睿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
也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辯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
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
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
與所當然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
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
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
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
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儒者
內外
合一
之

大學全第四十八卷終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九卷

學七

力行

克已

改過

雜論

處心立事附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已以徙義其剛明者乎

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予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則恁地放了底多昔有一人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纔有此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東平馬氏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朱子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自我○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言凜凜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再求之藝合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人

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怨其不當行當反而求盡其道○爲學就其偏處著工夫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須存平正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恃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嘗誨學者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點平○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底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

問學
如卷

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
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
苟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為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
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
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而今只理會下手做
工夫處莫問此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
去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
習不期變而變矣○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
不能盡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
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問力行如何說是淺
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為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

所為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
當恁地○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
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
常事做將去○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
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
近者只為實地欠工夫耳

南軒張氏曰學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煞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
始終條理一毫老草不得工夫蓋無窮也○學者若能務實便有
所得或問務實之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
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學貴
力行

象山陸氏曰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者可為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以下論克己○多驚多怒

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目畏尖物此

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與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

也何畏之有

張子曰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為

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為其不虚心也病根不去隨

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一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

也下學上達交相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人當平物我合如

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

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為天理常在身

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

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

固必以為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

須待自見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

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

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為有身便有此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

去曰也只是去箇私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

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

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衿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已唯極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才即於才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為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君子不臨事而恕已

五峰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已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脩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程子曰克已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卒遇疆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克已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

分明矣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已私不是天理者更克將去○問明道曰目畏尖物某未曉其說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問克已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以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如此做工夫可否曰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實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

理欲
交戰
之機

未之見耳。○問其欲克已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
既已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問
每當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
處又却為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
已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
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着不知不覺走從
小路去及至前而荆棘無礙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
機湏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
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也不用着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
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
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湏大段着力無一時刻

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
遠乎湏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
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乃得。○問張子云以心克
已即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竊謂克已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
心克已莫剩却以心兩字不曰克已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為仁
由已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其麼凡此等皆心所為但不必更
着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又問復性便是
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
行總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却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
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

謂欲知舜與跖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沉潛積習之功爲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魯齋許氏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有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即去倣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已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苛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懼

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亡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念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趣汗下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以下論○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有過必改罪已足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陳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入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驕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石何難

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
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閑說話矣○答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劍兩段
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
可以脩履辯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
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當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
則庶乎其可耳○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
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為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
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
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恚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却未
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

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恚地悔又曰悔字
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
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
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
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集覽
騎驢不見驢傳燈錄云參禪有
二病一是騎驢不見驢二是騎驢
不肯下識得驢子却不肯下此病皆是難醫若解下方
喚作無事道人又云不解即是佛真是騎驢不見驢

南軒張氏曰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是過不
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
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
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處在不知其非不知
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
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有執已是被人點破
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為過而速
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
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伴見
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
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
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
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
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

聖賢
以改
過為
貴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
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欲當大位須是篤實以下推論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

撓己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厚責於吾所感薄責

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亦可以成功

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為害○人審已如何不恤浮議志在浮議

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

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

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

困窮之時須致命必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以自致只要伸其志

而已○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

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當爲國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惟致其命安其然則危寒險難無足以動其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卷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禹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則怠惰事無由立况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其平生於公勇於私快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上蔡謝氏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泰之氣皆好名之故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爲不知道若知道了臨事安得錯

○人有避事欲不為者曰事當為者豈可不為廢事便是廢人道
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君子
貴有
德

五峰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
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處已有道則行艱難危險之中無所不
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怒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聖賢
謂心
法之要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
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脩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
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快惟責之人不責之己非也

朱子曰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間自農工商賈
等而上之不知其幾階其所當盡者小大雖
界限截然本分當
為者一事有關便發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

職者此固為不易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
出於人為則各司其職以辯其事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也草木如人有此心
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世事無雙雙
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
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
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
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
做可知是做不成不稍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
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且須立箇粗底根
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

生理大全四十九卷

為學之要

上

事盡微了是於粗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千已其事
○人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
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
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
第四五著理會下稍如何○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
樂毅用兵始嘗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
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覽樂毅用兵云云攻戰二城不下通鑑周赧王三十一年燕昭王遣樂毅伐齊克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二邑不下或謂之於王曰毅之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克齊七十餘城攻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故久伏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爾王大驚乃遣使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末有不陷於害也○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

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
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其甚意思○問學者講明義理
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
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徒此去量度事物自然
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
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
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其事只是講
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某着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
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小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天
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所見看其

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
 施九德咸事聖人便如此做○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
 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
 管見得一箇嚴公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箇合寬大處合
 嚴毅處○人最不可曉人奉身儉嗇之其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
 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
 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
 曰不得如此說縱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
 弑父與君也敢○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
 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為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
 話涵養自然臨事有別處○須是慈祥和氣為本如勇決剛果雖

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事至於過當便是偽○學常要親細務

莫令心養○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

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

合避處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詩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

人過瓜田不可低頭納履恐人疑是來其瓜也李下不整冠謂凡人至李樹下不可舉手整冠恐人疑是折其李也○問程

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

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

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實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

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

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

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與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

君子能通天下之志

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狂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

隼覽

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

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問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

先去厚薄有所別異否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寬

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

重而為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如所以處心持已之

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

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

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

此大者也○耻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耻孟子曰

耻之於人大矣耻便是羞惡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

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

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

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

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

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

不曾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這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

忘在講學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

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後心後志營營以求之邪其觀
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集覽
困呂氏雜誌注信民嘗言曰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可敵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困厄有輕重力量有
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
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就成得一箇是
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
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
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
曰然○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
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鮮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
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

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身勞而心安
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
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
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講明無所懼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
心一切反是○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
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
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為而無
容心焉○問事有最難底李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
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
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
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處隱賾處不是與是紛亂時隱是隱與也

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
○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
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後自
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
熟○問貧者與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
處此與正義不謀利益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
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已與不利便於已得利便則爲之不
得則不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
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
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問欲窮理而事物紛
紜未能有洒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田
此是就命上理會湏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
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
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大抵事只
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陳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且得人人
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湏是在我者無慊仰
不愧俯不作別人道好道惡管他○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
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
十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
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論伊川說子貢
貨殖便生計較統計較便是不受命只是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

日自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統有計較作為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為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

要湏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九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為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

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為世法不湏所存者實如已雖未免有過而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

處親戚朋友間不敢不用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為必可信恥其所當取如人服飾資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為恥持

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約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

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君子路上人

西山真氏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

既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

心亦無湏更之寧人徒知為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所累事也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為於一已貧賤憂戚

不可過為限獲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

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其於

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凡事物之際有兩伴有

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

歸於義命而已○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

人偽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

已入謀孔滅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

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脩

心自理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汲汲焉母欲速也循循焉母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禍福榮辱生死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爲迎避大不可也。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毀不可遽與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交遠顧歲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奇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性理大全第四十九卷終

新刊性理大全第五十卷

學八

力行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辯○論出處附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

以下論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辯

○欲利已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

嗜慾亂着他痴子言其嗜是深者其天機淺也却最是○利者眾

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

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

事惟義利而已○孟子辯舜距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

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出義便少利言

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

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遠是無兩從之理。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其妨礙雖萬身曾何傷。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也。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為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為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又曰天理中物須有美惡

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之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廿八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傳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無此二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口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得所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善愛氣者是大賢。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

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如於是而能反已就謹以遠其禍則德蓋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言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善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厭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為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嗣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

之是謂命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

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

室養弟子以萬鍾為子學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

已焉集覽舜可以受堯之天下通鑑堯老倦於政四岳舉舜攝行天子事堯子丹朱不肖乃薦舜於天堯崩舜於是即天

子之位孔子不主弟子以受衛卿孟子孔子於衛主顏譽由亦子

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孔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

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

主離沮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孟

子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天下避禹之子於其

山之陰朝觀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不也謳歌者不

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中國受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為

孟子之所辭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云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天特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子欲富乎

上蔡謝氏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

世理大全卷之五十一
理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
惕所謂天理也要與朋友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惡其聲而然
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
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和靖尹氏曰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五峯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與天地
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
官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君子畏天命順天
時故不行驚駭駭俗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
妄作故行驚駭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知人之道驗之
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爲

小人

朱子曰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宛安
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
人欲也便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中自有天理間莫
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生
底○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
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
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天理人欲之分只爭此子故周
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辯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天理
人欲幾微之間○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
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不爲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天理

人欲無確定底界至是兩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
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
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九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
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
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剗定脚與他推推得一毫去則逐旋推將
去此心莫退終消有勝時勝時其氣象集覽劉項相拒於滎陽成
臯按通鑑楚漢元年
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五月漢王走入關彭越張敖擊楚楚還兵擊
之漢王復軍成臯六月楚破彭越張敖及成臯按一統志滎陽
縣名漢初所置今因之屬開封府成臯縣
名漢初所置今改為沁水縣屬開封府○人只是此一心今日
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
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
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學者須是草盡

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
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是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
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看
而纖微尤要密察○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
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然人
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
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
氣稟偏處克治○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當身
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以
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其明
人心之公每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

性理大全卷之五
若見得時自須益省急擺脫出來。○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然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然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水消凍解無有痕迹矣。○今人日中所為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消著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

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惡有淺深如水渾者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說不濟事消要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情憤問此只是持敬爲要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便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天理人欲並行論其本然

之妙則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格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民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湏臾之不民也哉○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孝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濁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濁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

欲蔽了便是明珠只從這上便曉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鏖將去所以程子說敬字只是謂我身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真有未安處今者得之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即是私僞不是天理即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發於人心自不同常驗之舉動間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爲胸中自是平正無有慊愧自是寬泰無有不足接人待物自是無乖迂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此心存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義我理常令此心不間

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慢時節任人欲發去則胸中自是急迫
麤率自是不公不正爲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胸中自是有愧赧
然亦自不可拚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二
者固然判別恐說同體不可亦恐無同行之理若曰本心爲利却
假以行與那真於爲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
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其然否曰頃與敬天商量此兩句謂同行
異情者是同體異用者非○學無淺深並要辯義利○看道理須
要就那箇大處着須要前面開闊不要就那箇罅角裏去如今須
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
是漸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
道理小了

心真到利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

理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
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善疑
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總
爲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
一邊去○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
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義利之辯初時尚相
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
矣○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
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統有欲順適底意
即是利○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又又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
著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辯爲憂重問只此便是終身事業○利是

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將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義初必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一云義則無不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和則無不利矣○學者做切已工夫要得不差先消辯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

王夫切已

人口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口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勿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作大

孝者
只求
一箇
是

聖人
與人
為善
之意

丑丸○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
從其是則為善徇其非則為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
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固是非擇其是而
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事事物物上都有箇
道理都有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中莫
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
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
得揜之理纔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為善之意又
云一件事走過眼前譬似閑也有箇道理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
上端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
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

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有箇公論便又
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
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
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
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曲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
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
明白○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
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
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
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辯
是非而得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學大抵只是分別箇善惡而

性理大全卷之五十一
論學

去就之爾。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毫著不得。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覆手翻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亦便是不善。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然好惡乃是私也。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當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當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和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答何叔及書曰。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但過與不及便如此。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問程子云

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剛隱是善於不當。剛隱處剛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然源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問天下善惡皆是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翻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翻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翻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問既是翻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弱貪慾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多過。差了。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說亦好。但所謂翻者。

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友處如羞惡有與則隱相友是非自與辭讓
相友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如用人之
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
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
得含糊苟且姑息貪戀○善只是當恁地底惡只是不當恁地底
善惡皆是理但善是那順底惡是那轉來底然以其友而不善則
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惡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惡底理○知人之
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
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
九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九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
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
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
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
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
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面互隱伏糾結如蛇蝎瑣細如蛾蠹如鬼
蜮狐蟲如盜賊詛呪閃倏狡會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
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
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
而逃哉

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决者此鯨治水也
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
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養而充擴之天理明人欲自消

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減却一分人欲。○問程子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胡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謂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妄即人為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為亂之妄而已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適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適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冒險阻頓真終身而不悔獨何與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已有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胸次營營

無所為而然

豈得須更寧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己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和之辯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循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道塞欲邇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

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善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辯行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辯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五都所以建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

王
者
建
立
本

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木者蓋可體其體而得其用矣

勉齋黃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氣秀以生而太極之理以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息夫婦之別表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諛之累人欲間之則友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其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潛室陳氏曰胡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為天理無理無節即為人欲

西山真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水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者亦宜也苟以義為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已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為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鬪奪攘於是乎與己亦豈能享其利哉○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為而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手入井有惻隱之心此

此論有補於心術

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為而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內交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為而為即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為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為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揜白董猶其器猶必揜董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董猶其器
文選董猶

固不可以同器注董香草
似靡蕪猶臭草生於水濱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以下論○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

伊武
待禮
而出

倭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賢聖於亂世雖

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

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又苟得為之孔孟之骨為也

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類矣集覽王允之於漢按漢書允

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玉樹也允少好

大節有志立功累官豫州刺史討破黃巾拜司徒獻帝時使呂布

誅董卓後為卓黨所殺謝安之於晉按晉書安字安石陽夏人父

襄仕為太常卿安少有重名寓居會稽之東山累徵不起年四十

始為桓溫司馬累官尚書侯拜時泰兵百萬寇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賊平進太保○問家貧親老應舉求

仕不免有得失之累尚脩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

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為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

可為親李何曰為已為親止不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

必趨其何以為君子○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已○士之處

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拯之不得而後隨

○問聖人有為貧之仕乎曰為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抑為之兆乎

曰非也為魯司寇則為之兆也或人因以是勉程子從仕曰至於

饑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為之謀耳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

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

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集覽天公釣於渭按史記呂望初辭紂居

釣於渭濱西伯出獵遇之載歸立以為師東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乃西入周相武王伐紂與周尊為師尚父後封于齊○正叔云古之學者四

仕道與祿同

策題

夫以不學之人一日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仕道與祿不同常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而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為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為是

隼覽常夷甫按宋鑑常執字夷甫汝陰人以經術著稱士論歸重熙寧初詔即以禮敦遣始詰騶神宗問曰先朝累命何為不起對曰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問巷今陛下嚴詔趣追故不敢不來數求夫不許累官至寶文閣待制兼侍讀○登聞鼓按事物紀原昔堯置敢諫之鼓即其始也用下諫上而施於朝故曰登聞唐宋以來設官掌之染院按事物紀原周官有染人掌染帛秦為平準令隋有司染署唐又有染坊宋朝會要曰唐人掌染坊使太平興國五年分置東西染院使各亦改也

和靖尹氏曰君子或出或處歸繫其身而已矣人之行已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何耳

東平馬氏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致堂胡氏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于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聖賢固不能自為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為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今人皆不能脩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仕而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

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定於身道義既定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耳。○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為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是言

張氏曰廷對最直言蓋古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劫此時可

欺則無往而非欺道是立得脚教是

勉齋黃氏曰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生

死禍福日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為禮何者為義何者為智惛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嗟然以為莫已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曾齊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為

出為
處守
夫當
當如

新九性理大全第五十一卷

學九

教人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
之不受曹叟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又將理低看了○
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射中
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然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
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
其為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積善之家必見聖人處幾會之際

也。○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等類，嘗言劉晏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集覽：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按宋鑑：胡安為湖州教授，四方之士雲集受業，設為經義治道等齋。時學者方尚辭章，而胡學獨以經義時務開，與中興大率不湖川取其法者為命。劉晏善治水，按宋鑑：晏福州懷安人，幼介特從胡安學，善治水，弟進士為胸山令，恤孤寡，平賦，後折奸猾，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紀其事曰：治經官終都水丞著。○問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為，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為，聽其不為，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道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

聖人責人
立教

張子曰：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為堯舜。看是言且要設教，任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說耳。○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藍田呂氏曰：自洒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故所得亦有小大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天問於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第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折，其盛衰小大之不齊，膏澤豈私於物哉。○橫渠張子教學

者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

上蔡謝氏曰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之汙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或問橫渠教人以禮為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不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又曰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為先

廣平游氏曰張子專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蓄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孰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至于享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材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強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近世師匠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盡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言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如陳希夷之於錢是因其氣質志趣以教之非謂其才不可也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是不信

孟子豈不願爲聖人亦豈其才之不可只爲他見得未如孟子又志趣不同氣質或異所見層淺便差七差八謂告之者其言太高若不可及大率人未有箇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徒令驚疑以止其進學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才不可而不以告之得爲善教與如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又豈是才不迨者是未見得便知才不堪可乎孟子只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只顏子便會此意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集覽 魏若水按宋成河南人十歲能屬文入華山陳搏見之以爲有仙風道骨請麻衣道者相之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二字徐曰急流中勇浪人也及長舉進士爲同州推官以善決疑獄各聞于朝遂召用久之躍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即位以親老求退罷爲集賢院學士

東萊呂氏曰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脩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脩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趨進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爲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爲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及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小有舛異若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方詳○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

聖賢
教人之
法

三得
教國
子

定本○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
 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
 端啟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
 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摩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
 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
 以此與○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
 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躡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
 淪於空幻卑者溺于見聞優優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聖門
 教學循之有序無有先求穎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省
 然貫通○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得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

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
 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疆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
 為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
 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也
 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
 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
 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
 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
 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
 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憂莫

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
不尚於一備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
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蓋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
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
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
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未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
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
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臨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
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
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
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

三物
民

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析其源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
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
之為教也亦然○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
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
是於學者自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群居藏脩游
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
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
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功之
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為
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博文紆禮傳文工
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將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存未

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人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真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垂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天子於其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上理會得了方可就其上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事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狂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方可以言此耳○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徒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其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裏縛看過不會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夫方得○南軒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

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使精熟○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弟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彼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其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

近至小之中博之以來以開其講學之端繼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仰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矣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謀利討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法地鎮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予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嚴密下稍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稍可望又曰於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

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

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此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

范純夫按宋鑑范祖禹字純夫華陽人鎮從孫季進士甲科為校書郎從同馬光編脩資治通鑑書成薦除秘書正字後

拜右諫議大夫上疏勸哲宗辨和正甚懇切官至翰林李士嘗進帝李八卷唐鑑十二卷仁皇政典六卷○賢輩但知

有營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上

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

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敬者今未知友求諸心而胸

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九工

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其以為諸公莫且收斂

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

終歲而無成耳○天下道理有平易簡直入於其間只是為剖析

人欲以復天理教明白洞達如此而已今不於明白處求却求之於偏旁處縱得此理其能幾何○其然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寬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之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真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為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切合起工夫無此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著力濟得其事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做去四方上下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

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此字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其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愧然奮發以為為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甚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此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曾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須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著力如何可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會曾點底須子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著他須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

便打疊教淨潔着文字須着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累潛心優柔厭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答葉賀孫書曰學者須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希底也喚做是便了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次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得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十地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些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如顏子夫資如此

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聿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曾顏望之無奈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恁也又曰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又曰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子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爲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其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

這道理只一而已集覽

詩多骨董按一統志惠州士人以魚肉諸物埋飯中謂之骨董飯雜羹中謂之骨董

也○問學者理會文字文却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

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要盡窮天下之理亦甚

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

○今人所以賴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

便料其難而不為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

所為也問其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口揀易底事做或尚

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

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

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

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雖是

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真箇

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今人做一件沒緊要底事也著心

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

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敲推兩

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敲推勢太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

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其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

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

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集覽

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敲推勢按唐書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無本居法乾寺因游京師騎驢得句

云鳥宿池邊僧敲月下門酒樓間始欲下推字又欲下敲字遂於驢上以手作敲推之勢時京兆尹韓愈出馬島不覺衝突至第

三節左右擁至尹前詰之島以實對尹曰敲字佳矣遂與並轡而歸為布衣之交因教為文遂棄浮屠舉進士為長江薄有詩名會

君子
愛日
不倦

昌初少普州參軍遷司戶○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致上焉愛日不
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已散去
此意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為已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
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文不為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
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
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
所以學舍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果
何為而然哉今之士唯不如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
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惰游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
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問

先王
之教
所以
為盛

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
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
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
其目舞蹈升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盥凡
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
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堯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
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
策而相與嬉其間其然者乃知以千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
之餘旨究孝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
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
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

色之盛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文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為人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

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講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誼譁凡語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踈

之辯此皆當講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學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誦說輕薄傲慢執狃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已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後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為乃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出而已而其所以學道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辯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

事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

聖賢
教人
為孝
之意

聖賢
教人
為孝
之大
端

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右
接物之要喜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
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鈞聲
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及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
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辯之苟知其理之
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天規矩禁防之具宜待他人設之而後
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
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允聖賢所以教人
為學之六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楹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
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

被者矣其友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

之固不得而路也諸君其亦念之哉集覽鹿洞在江西南康府西

此二十里 老峇下唐李勣與兄涉俱隱於此洞中常養白鹿以
自娛因各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雖置田以給諸生以李善道為
洞主掌其教宋知江州周休言白鹿洞學徒數百乞賜九經使乏
肆習詔國子監給本傳送又之學廢朱熹因其遺刪復修之自為

詩賦以增損呂氏鄉約曰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

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一人有齒德者為都

約正有學行者一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月都副正置三籍

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觀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

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德業相勸德謂

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敬子弟能

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

施惠能受寄託能教憲難能道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
能為聚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
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交後生御
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
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
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五犯義之
過一曰醜博鬪訟堅謂縱酒誼就博謂賭博財物鬪謂鬪毆罵詈
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
若事下召累及為人二曰行止踰遠踰禮遠法
侵損而訴之者非三曰行不恭遜海
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持強凌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於
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為大面
背之或言說事端發惑眾臨者是皆非或詐朝味賤各文書及發

人之私隱無伏物求六曰管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倍克者惠
及喜談人之舊過者而好于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
規三曰禮恪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
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眾所不齒者而已朝二曰游
女與之游處則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游笑無度及
及家事不治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
全不浣整者不衣四曰臨事不恪生事廢忘期會後
冠而入揖市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為多費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
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眾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
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者
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禮俗相交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

注釋

曰造請拜揖二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九五等曰

尊者謂長於已三十歲曰長者謂長於已十歲曰敵者謂年上下

者長者為稍長謂少於已十歲曰幼者謂少於已二歲造請拜

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自冬至四孟月朔辭見

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幘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各帛用

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喻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

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尊者受謁不報歲有冬王具

如其服子弟報之長者歲首冬至具勝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名

勝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扶各帛同上凡

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皆子

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

客不口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主人似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

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舟堂禮見四拜而後坐

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

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退凡相見

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

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

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

見則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

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拜升堂來報禮則

再拜謝客止之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

乃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

立於道則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之則回避之

於長者則立馬道則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

則回避之九徒行馬所識乘馬者皆故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

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

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

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

揖之於幼者則不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

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無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

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自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

坐以齒非土類若有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

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若特請石

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

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

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

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

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揖拜上客東向再拜

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替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天下

拜則主人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

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

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王

里各朝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

既歸又至其家省之慶弔贈道凡四條曰凡同約有言事則慶之

禮

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昏禮雖曰不賀有凶事則然禮有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

弔之喪葬水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

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九慶禮如常

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儀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

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曰九弔禮聞

其初喪聞喪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弔尊者則

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且助其凡有經營

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襪衫素帶皆以白生具酒果

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

雖主人不變不哭亦奠而哭之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

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稿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

之曰九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九聞

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拜哭而送

之唯至親篤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有禮俗相交之事直

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

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一日水火

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其則為訪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亦

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區處藉其內出則問于官

六曰誣枉若有誣枉者

七曰貧乏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眾以財濟

八曰難相恤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

之或為之假貨置產以歲月賞之

恤者其家告于約長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
之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允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
相假若不急之用又有妨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
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隣里或有緩急雖非同
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于同約而謀之
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
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已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為月旦
集會請約之禮如左方曰允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
三日別定一日直
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
朔又遠者感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且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
朔具果酒三行麵飯
會一會餘月則去酒
果或直設飯可也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
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
擇一寬閒處先以

長少序拜於東序九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
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

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之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
籍亦許隨級序拜未能序拜亦許待立現禮但不與飲食

之會或別率錢畧
設點心於他處俟于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于門外東向北上

約正以下出門西南向南上約正與齒昆
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

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
皆自階揖分東西向

立如門外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階
皆餘人升自西階

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
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

直月引尊者東南向南上長者西南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惟之後放
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

右少進餘
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
尊者受禮如儀約正

之年為受
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南向如初禮退則

立於尊者之西向東上此拜長者拜時
唯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南向南

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小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

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

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列

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

東向向西上餘人以茲為序東西相向以北為直月抗聲讀約一

過副正推說其意未庭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

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

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編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

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

得戰道神怪邪僻情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至脯乃退

南軒張氏曰一程先生所教學者不越於敬謹一事取其書

反復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

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實互相發也○謂學者曰謹飭則有餘且

放教胸襟開闊又曰不要強自開闊只涵泳義理便自然開闊去

勉齋黃氏曰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

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

顧則於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

不忘起猶未足以諭其切也○讀書且模得心路直方有商量每

學者來且教他磨勵了箇心歸去譬如人持一箇鑿石錐來如何

鑽得入且寄他兩面磨得恁地十分尖利着去甚處都破開了他

便自會去尋揣得不恁地見聞儘多也不濟事○學者初且令識

得性情部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於讀書存養不得全無著落然
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
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且成箇人物故
常以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服是邪非邪潛
室陳氏曰明道是明睿內照故書無不記若不是記問上做工夫
此語正欲點他顯道惜其爲記問所障領會不去

西山真氏曰孔子答問人問仁孝比是隨其資質而成就之聖人之
教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此可見

魯齋許氏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
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

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強安排與
他後世却將良知良能去斷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強去安排
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
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使此民何由嚮方如
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
何化得人○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
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
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悟至
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
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以
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

而又無他日之弊也。○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如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爲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時都行不將去

新刊性理大全第五十二卷

學十

人倫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其父母其斯之謂與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不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着此心便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

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
 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
 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
 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
 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集覽第五倫見其子之疾
倫字伯魚長陵人峭有無私氣北尹開與召為主簿署督錢祿領
 長安市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光武詔書嘆曰此聖主也一見
 央矣章帝時擢為司空或人問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遺吾千
 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遺幸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
 見子嘗病一夜上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
 不皆視而竟夕不眠若足者且可謂無私乎○問人子事親孝醫
 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蓋百工之事
 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雕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清
 却必不肯任其自為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

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則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
 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
 畫人未必盡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已曾學令醫者
 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君臣朋友之
 際其合不正未有義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
 固守○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
 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
 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
 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統修身便到刑
 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孰者亦無甚惡而
 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

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遠天天不可得而遠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昔齊梁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

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使自然有敬○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手止於孝○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集覽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如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

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又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尤而外與之交則為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母失其慈為親故者母失其慈為故者也○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放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

日而偏廢雖或以入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所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息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准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友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

者天之所命而非人力所能爲有是惟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及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實寬去者漸濡涵養之使其使固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勅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會是五者其何以哉

勉齋黃氏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折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

重乎○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爲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疏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爲之屢嘆也邪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魯齋許氏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
三者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
而弗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集覽
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間書堯典篇虞舜父頑母嚚象傲注心不則
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質管驕慢不恭為傲是也
○事親大節自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
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教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
此二事為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
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為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
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為心○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
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遠
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唯有箇三綱五

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類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
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
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為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又奚
暇他為也○正倫理馬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
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
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
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理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異越居雖
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
為死怨豈知兄弟之義也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託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
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以下兼論師友○古之人得

其師傅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傅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
待之疎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已也雖
鄉黨親戚亦然○孔子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
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
以上必皆不肯其自涖涖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
如何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其多亦不能皆合
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遇恩終合於孔
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問其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
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
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

誠不至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
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心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
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
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
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
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
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已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已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已者處則自以
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薛尚呂氏曰古者憲起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

按唐鑑翺趙即人文章見推當時中進士第元和初為國子博士
史館脩撰性峭鯁嘗面斥宰相李逢吉之過出為廬州刺史後拜
諫議大夫卒蓋文張籍按唐鑑籍為江人善古詩及書翰行草與
進士歷水部員外郎官至國子司業籍性狷直不容物是時韓愈
以文衡輕重天下士而籍為愈客且薦于
朝自是各播人口一時賢士爭與之游

和靖尹氏曰學者雖是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
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後明
得子細

河東侯氏曰朱公揆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

一箇月游揚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
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集賢

道于汝按一統志汝州各屬開封府按宋鑑程顥於熙寧間罷官
以親者求近知監局得監汝州監院故朱公揆來見也

五峰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病者為難人能攻

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幾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
小人者幾希矣

死平李氏曰其聞之天下有二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
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

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者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
徒議論問答其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上下而益明也孟子之後

道失所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
群所以相傳受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藥師

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
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

之大哀耶○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群居終日

本有三

可少
理天

相切磨又有夫子爲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
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和

朱子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
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朋友
之間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
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人倫不及師
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
在君旁則爲君死如在父旁則爲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
有在不能爲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
言之間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

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其師必嚴

東萊呂氏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
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
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
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
從來者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
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
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
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
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其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
哉

本朝
理學
漢唐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
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康曰師田弟子云者及以為笑韓退之
柳子厚猶為之屢嘆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
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
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尊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
揚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
不可易者揚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
範不範為不火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
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為惑也終不
鮮矣近世諸儒友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
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天下若

無著實師友不且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道廣大學之無窮
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况在
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
未得會聚則隨己知識隨己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言皆家然憊然
累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
欺人也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繫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
性以相觀而善乎然獨立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絕約
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與

雙峯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為善天下之不中
者皆可化而為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

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
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契寬
栗直溫之教典之於夔至於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
之中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
後世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季
校之政不脩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
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之徒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
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
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
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
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礱氣質之益矣至

本朝安定胡公嘗倡休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
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爲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
散在四方者亦皆循七雅飭節道之節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得
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覓來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
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
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其服行而
推其所以正主庇民者不絕於時能使大義既乖而復正公道
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爲盛

魯齋許氏曰凡取友必須趨何正當切砥礪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
僻卑汚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
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尔不能自

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
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九求益之道
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
九在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為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虚心而納
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新刊性理大全第五十二卷

學十一

讀書法一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
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
相梗當觀其上下文勢之意如克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嘗
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吳是古人之意與
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論語孟子只刺讀書便有意
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同世有以讀書為
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
淺矣

讀書
令人喜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得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其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聖人自為者如此

三公之意

和靖尹氏曰曰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公之意正同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集覽

呂獻可按宋鑑

呂海字獻可開封人性純厚家居力孝進士登第累官御史中丞王安石初拜參政海言安石好執編見天下必受其禍出知鄧州海三居言責皆以憚奏大臣而去及安石行新法司馬光始服其先見居洛病困自已喚司馬光往視之乃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九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

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
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
一言一字不相背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讀書
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
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
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孝
耳。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
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
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
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
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這志者

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擴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

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野書燕說之

誦况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集覽野書燕說之誦韓非

後多燕說嘗見人云大凡不心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

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

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夫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意

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讀書有箇法只是刮淨了邪心

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

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讀書須是要

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

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

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觀書當平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崢嶸却教當時人如何曉○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旨要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纒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齋處便是接續其要得人只

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來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孰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段却且放心胸寬間不可貪多集覽

老蘇按宋鑑蘇洵眉州人祐曾孫洵年二十七始憤

然為李彥通六經百家之說二子軾鞅固卒進士父子文章彙遺
天下宰相希琦奏于朝除校書郎尋以為文安簿脩纂禮書卒贈
光祿寺丞有文集三十卷法三卷傳世初王安石名始盛
詢以其不近人情作辨奸論及安右用事人服其先見云 ○放

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已觀物○張子云書所以維
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

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此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
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昔陳列先

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
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

陳烈
二覽
無遺

放心却去讀書逐一覽無遺集覽陳烈按宋鑑烈侯官人李行端
飭勸薄古禮御童僕如對賓客

二宗晏詔不起公卿却守卿老交章稱其賢以為本州教授召為
主四先○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

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心也多矣且胡為而不
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

乎○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
義自家身上道理都與不會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

書時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
經歷過來○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

人之為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
得者何事○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

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趁期限不見悅處
恐終無益○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

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

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
身上推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
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已體認方得如讀學而時習之
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
地認始得若只逐眼解過去解得了也便休不濟事○讀聖人書
當及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燥吼不自安處講學
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
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狀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
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
只是箇鶻突底好人○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
是一狀又稱苦思慮紛擾難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田

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
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大凡讀書且要讀
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
更無別法○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
者有一種則舍去朋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
種則一向泛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着熟思又
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書
只貴讀上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
有只貴乎讀這個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
牢縱饒熟着過心裡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

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註且如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上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耿耿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終不服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其舊若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却重得來是知書只貴讀別無方法○讀書須是成

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若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義理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韓退之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沉潛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柱着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

終身
事業
在此

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上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胸
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
胸腹漸上蕩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如
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向疑難
來說此是學者大病○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
與自家交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歷上落落
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為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
經傳本文熟復若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
為得吾徒之學止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
處事常教此心光矍矍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
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統問仁問知終身事業

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
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
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讀書工夫莫草
略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稍頭備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
看書粗則心粗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孰得此義理以為是亦
得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聖人千言
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
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
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
但患人不仔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個甚麼要將
何用若只讀過便休又何必讀集覽

集覽
按史記箕子名胥餘商紂度兄見紂無道諫不所祥

征為奴紂囚之武王克殷訪問天道箕子以共範陳之武王封於
朝鮮迥作八條之教尚礼義富農桑人不為盜外户不閉國人化
之○問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自可
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真個逐處逐節
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
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讀書須
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去者若用工麓凶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
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
沉潛及復將久自會曉得去○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
轉心頭運○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
是了未可使說道是更須及復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
於理者及復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胸

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為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
講學正要及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
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粘起看久之須有得力
處○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麓心若曰何必讀
書自有個捷徑法便是快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
色包裹在裏許無緣便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
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
去盡骨方見髓使麓心大氣不得○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
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讀書理會一件
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日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
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

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個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虫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闕此一物之理○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及來覆去逐旋捱得多後却見頭上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個曉悟處出不容安排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躰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繹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歛一子

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問○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及求諸身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讀書須要切已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踈緩也○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孰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更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黑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處方

是○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沈濫百書
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
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其深喜之以為有
補於學者集覽涉獵諸篇博覽曰涉獵漢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為
醇儒注涉渡水也獵捕禽獸也書記遍看若涉水
登山獵獸無處不到但不能
精詳所以不能為真儒也○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
始有味○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最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
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
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記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
念而數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
溫習乃為佳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其味若讀之
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求別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

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者意
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神自是悄悄口倦昏
塞不通可惜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
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
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真曾經歷來便
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
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七不了何益○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
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
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
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
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

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已分上亦有何干涉○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靡從容字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精一書優柔厭飮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矣○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

又看一段如此至二三十段亦未解便見個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旋逐指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虚心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却又多在平易處○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

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聲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入多是向前趨去不曾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細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愛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稀略綽說過須是心曉○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萬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為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付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讀書只恁逐段仔細看積想

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會讀得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提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仔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為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恋如不欲去方會認得○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其嘗以為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

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必審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
 讀得此子便搬出做那邊用○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
 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為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
 別○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群疑並興寢食俱
 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此子或
 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此兒小可一二十里
 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
 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
 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為病矣○
 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
 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執讀書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至熟讀

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個疑便
 不得這狀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
 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註了且可傍本看教心
 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讀
 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讀書
 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目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
 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
 上面總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至
 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至處所謂本諸身
 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個田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

性理大全卷之五十四
 馬本卷論
 十四

寬以居之聖人多說個廣大寬弘之意學者須體之○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虚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卒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攷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絕把書來讀便先立個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總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梢弄得熟只是這個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拈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某嘗謂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尚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

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肯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然不知味也○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讀書亦記誦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正如農功如農之有畊爲學亦然今知爲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問嘗聞先生爲學者言讀書須

有箇悅處方進又嘗自言其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請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只是時習時習故悅○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絕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前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總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尋得道理透徹若

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讀書閒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個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惺在這裏他人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個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脈絡自有貫通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揚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兩三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其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羅浮山按一統志其山在惠州府博羅縣西北三十里即道書十八洞天之一昔有山浮海而來博於羅山台而為一故曰羅浮又曰博羅南越志山高二千六百丈周迴三百餘里嶺十五峯三十二其峯之秀者曰飛雲王鷲麻姑仙女會真會仙錦綉堆瑁洞之幽者曰金波石曰朱明黃龍朱明黃後水簾胡蝶大小二石樓登之可望滄海樓前一石門方廣可容几席二

山相接處有石盤狀如橋梁名曰鉄橋橋端兩石柱亦曰鉄柱人跡罕到又有跳魚石伏虎石河橋池夜樂池卓錫泉皆茲山之奇也○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已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工夫也○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當正虚心傳來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安矣○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辭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舍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讀書先且虚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見先立已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背理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

據已見自爲一書亦可何必讀立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正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及復精詳不可草草說過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讀書量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

不詳得不成文王猶勤面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
生懶惰如去不改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
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擊空立論然
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
處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便自有合辯處○學者觀書病
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
得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
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
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云襲去舊見以來新
意此說其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
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難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讀

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而今說已前
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個難又怕性格遲鈍又
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恁下着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
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
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
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埋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脉
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力
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看過
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上夫不得力○東坡教人
讀書小簡其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即言云少
年為學者每一書皆
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
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

此條
最為
親切

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近文
物之類亦如之也皆放此若卒成心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
而語○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
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
緣不會求聖人之意總括得此小便把已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
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
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
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已見說將去
○今人所以讀書尚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
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
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課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
以意以興謗王陽以衣裹徽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

勝受書凡冊踰冬而後傳蓋古又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
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
記那時書猶自難得見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
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尚簡集良歎欲殺

書按漢書恢長垣人順帝時為南海太守子祐年十二隨至官恢
欲殺青簡寫漢書以祐諫而止馬援以意致興發漢書馬援後
陵人建武初為隗囂奉書詣洛陽見帝悅之既而歸漢拜龍圖太
守伏波將軍討平交吐及武陵蠻封新息侯初接在交州嘗植意
或實能身勝瘴氣軍選載之一車及卒治有上書請之者以為
昔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怒詔收其印綬注意茲菜名味耳微集
主風濕痺下氣久服輕身延年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按宋鑑
李常建昌人皇祐間舉進士熙寧初為右正言時王安石更法
常言其不便哲宗時上言七事拜御史中丞少與兄弟讀書山
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萬卷於室名曰李氏山房蘇軾呼為
仁者用為記其事云公穀傳夏熨曰公穀傳乃
公羊高及穀梁赤所作者與左氏為三傳云 ○讀書便是做事
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尚秤量其輕重耳讀書

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學得此事了不可自
以為了熱急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讀書推類及求固
不害為切已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
道理又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新刊性理大全第五十四卷

學子十二

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
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
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
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
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入
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
可處○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
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夫雖多讀古人書無益

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初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辨用之大略然後徐攷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躡等好高尚其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着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

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此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辨統都是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稍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攷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務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攷驗其約○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

當以序進每畢一書自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
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玩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
切泛濫之累矣○其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
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不
用問人只畧畧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云攻那難底中庸多
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
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為本學
者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
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為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
僥倖而一得也○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有孟子要熟讀
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

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講學莫先於語孟
而讀語孟者又須逐意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放諸先儒之說
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氣
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
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
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喜心而疾於聖賢之訓則果
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須刻悠悠意態則
為學之本切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
務蓋亦未晚○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
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
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

為學
之本

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方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
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
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躡之患矣不
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孰讀精思者
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
聞靜一之中以須其淡冷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
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結意明瞭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
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
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
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虚心靜慮勿
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

塞則其充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
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
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
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隨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爲學之序爲已而後可以及人造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
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
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
䟽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凡讀書須看
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
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到中庸又謂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

王者
學者
所當
守

不相礙○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躡
驗二也理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五者學者所當守○看文字傷
太快恐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
方始滋味出○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真是磨金戰一陣如酷吏
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怒他方得集覽磨金戰一陣按漢書霍
去病傳合短兵磨金
蘭下昔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磨金戰文穎曰磨金音意曹及顏師
古曰磨金字本從金磨聲磨傳寫訛耳磨金謂若斃而多殺也言若戰于
阜蘭山下而多殺虜虜也今
俗猶謂自擊之甚者曰磨○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
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看文字當如大艦高艫順風張帆
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繞離小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當如
此看○問看文字為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
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自自分明譬言如人欲知

一個人是好人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
自知他好惡○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
定猶沒柰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
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復到得熟後方始會活
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看文
字若便以為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也無
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他義况於義理前
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
看只管有○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
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
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

生理大全五十四卷
讀書法論
五

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
蓋工夫都在那上○看文字要急怕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
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
一向近前迫看反爲所遮蔽轉不見矣○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
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
慈祥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不可過於踈亦不可過
於密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挿不入若且放
下放開闊看○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
去不得方始是○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
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沈者痛快○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渾淪物
事又又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

無全牛是也○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
友講論假無朋友又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更自然
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問看
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不推廣之則用處又易得
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
錯於未推時已錯了○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其舊習
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
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看文
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乃劍在後
一歛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
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却○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

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爲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須是切已用切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匝看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其解論孟訓詁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看文字專要看做裏面去如何裏

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內涵養去嘗謂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看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而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曉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舡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舡識底人看便見

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看註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
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
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
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脚看方有意味
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
也又曰其所集註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其著
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凡人讀書若窮得到
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一本作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
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前輩解
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
添一段說話只把這個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

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
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已
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聖人言
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
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
文字端坐熟讀又於正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
見得只於外面捉摸個影子說終不濟事○問明道說話曰最難
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
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
者觀其所為便可見○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

通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讀誦何異○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和聖賢前輩氣象○為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今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為耻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耻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為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六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加揣摩一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水釋者矣○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末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勉齋黃氏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慮澄靜至於讀書則平心定氣端莊嚴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醜自見鏡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擾反以汨亂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沈靜精密則自然見得分明切不可萌輕易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經通徹亦何足自喜亦豈敢輕易纒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後生且收斂靜

謝揚
所見
各別
觀書
大法

退歎然常若不足方能有進○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治長
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
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
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
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
以玩其旨歸而切已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
通而義理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
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
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

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
又凝神靜慮如自擊一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

人矣集覽杜子美按唐鑑杜甫字子美杜陵人其先自襄陽徙河

待補字取貞完後轉檢校工部員外郎用博覽群書善為詩歌

江洋千態萬狀至陳時事律切精深世游詩史元稹謂詩人以來
未有如
子美者

程子曰凡看書畧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
句看以下讀
諸經法○大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精義為本○讀書

聖人
所以
作經
之意

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為聖人而吾之所以未
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書誦而味之中夜而思
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
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

之意云爾如較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聖
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
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
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卦爻始立義
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
書得全別一舛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蘇李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
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
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其言
辭正為立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

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之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

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補註朱子曰脩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揀

便是立誠伊川說做兩事明道只做一意明道這舛底說得條有

愚按此條是明道答蘇李明語伊川說脩辭為擇言立誠為篤志

作兩事說見前

丙積忠信條

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

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

不如眾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

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

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
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識達所得多矣雖
亦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瞽瞍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六經先王之經世之迹春秋正史之失

龜山楊氏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因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以何為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

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個是切已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問為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成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及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

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辯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淳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及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奔緣看過了便為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耻於資問而終日受此黯黯以自欺也今日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

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以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少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夫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咏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徑可見別無岐嶇○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只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末寫得傳且

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
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
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其力行之以入聖
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
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朱傳自其象數
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
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
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書然後及乎六經
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問看易曰未好
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
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

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
失之其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
如且看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
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竟讀他經却易爲力○問近看胡氏春秋
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其嘗
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
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
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其大意得
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
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
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問左傳疑義曰公不來之於六經

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個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字思何故說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之身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閉眼便見這四個字相面前仁義禮智這四個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各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個道理渾論周備不備枯

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扭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狀方能玩味及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狀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江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落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其聞之竦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去

細去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讀誦至於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為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地而輟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嚮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其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來生強要酸叢教深遠得解以下論○漢儒之談經

有氣
象

也少以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重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少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集覽按漢書毛亨治詩作詁訓傳以授從子長為河間獻王博士時稱亨為大毛公長為小毛公長封崇壽伯重相按漢書董仲舒為江都王相故曰董相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口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其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正經有幾個字在方好○聖經字若個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各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着

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
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解經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
得今人先添者却是重字○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
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問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
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
說或後曾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
衆說並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
之理○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
使人玩味經文理且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杜預

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
○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
云上做文字少問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差過
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
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解經已是不
得已若口就註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紙畫底却識那人
別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
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
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程子曰其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
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

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致有不是敗者致有是底讀史○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幾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致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今人讀書果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攷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攷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而溉田若果讀書果

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讀史當觀大倫理機會大治亂得失○凡觀書史只有個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史且知此有讀去待知音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讀史有不可曉處剗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着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峴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與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

個權衡多為所惑。○讀史之法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后又添至共和后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溫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常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一耳。○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個綱目其間節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一云更無蹤跡問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稽古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

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只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甚麼人其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止然後却來看他。○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他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問陳芝史書記得孰否蘇丞相須看史都在手上輪得他那資性直是會記芝曰亦緣多忘曰正緣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麼事某年有甚麼事總記不起無緣會得浹洽芝曰正緣是不浹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看一百字有何不可。○人讀史書節目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替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

方是若只是略踔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某事讀一件書須心
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
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楊至之患
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
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窮
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却讀若初且草讀一
遍准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
若無定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
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
置處不覺爲幾毛筆心膽墮地向來口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
真是在讀了他古人書也○匡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

唐鑑不可不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設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
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傳
聞見助文辭抑末矣○于定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
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
謾過張釋之為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為當罰金
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
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為天下
之平集覽于定國按漢書曰定國郊人父于公為縣獄使有陰德嘗
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後
甘露中拜相封西平侯趙蓋韓楊之死按漢書趙廣漢漢人宰
茂才為陽翟令有治行遷京兆尹發奸擿伏如神威制豪強小民
得職元康初以私怨論殺人被劾竟坐要斬○蓋寬饒魏郡人

賢良對策高第嘗為衛司馬遇士卒甚有恩及歲代衛卒數千人請復留一年以報厚德宣帝嘉之擢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後奏封事犯上意執金吾府會劾奏寬饒大逆不道下使寬饒自縊衆為諫大夫歷淮陽潁川東郡太守延壽為吏崇禮義好古教化所至令行禁止為天下最后與蕭望之互相按劾上惡之下獄尋拜市○楊輝華陰人散之子宣帝朝以廉潔無私為中郎將尋擢光祿勳封平通侯既而為戴長樂所劾廢為庶人或又告其怨望事下廷尉獄論其大○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逆不道要斬于市

東萊呂氏曰觀史知自書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不當令胸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

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矣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指歸六經論孟乃子史之抑表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看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后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

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國

